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 俄苏意日等国卷

# 俄苏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6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俄苏意日等国卷

# 俄苏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6)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苏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6) /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4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俄苏意日等国卷)

ISBN 7-81029-448-2

I. 俄…

II. 罗…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佛山日报社书刊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125 字数: 9万

1996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5000—20000册

全卷22本 总定价: 88.00元

(每本4.00元)

##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 目 录

林啸 .....	柯罗连科 (1)
马卡尔·楚德拉 .....	高尔基 (32)
契尔卡什 .....	高尔基 (51)
伊则吉尔老婆子 .....	高尔基 (95)

# 林 啸

波列谢<sup>①</sup>的传说

往事依稀。

柯罗连科

—

树林在呼啸。……

这座树林里经常有呼啸声——匀称而悠长，好像远方传来的隐约的钟声，沉静而模糊，好像轻哼低吟的歌曲，好像依稀仿佛的回忆。这里经常有呼啸声，因为这是一座古老而茂密的松林，还没有接触过木材商人的斧锯。高大的百年老松挺着粗壮的赭红色树干矗立在那里，宛如一队阴气沉沉的士兵，绿油油的树顶严密地连成一片。树荫底下静悄悄的，发散出松香的气息；地上撒满松针，好像铺上了一层毡毯，松针间钻出一丛丛鲜艳的羊齿植物，蓬蓬松松地伸展着奇妙的锯齿，纹丝不动地蹲在那里。潮湿的角落里长着细长的青草；白色的三叶草垂下沉重的头，仿佛感到宁静的倦怠。而在上方，树林的呼啸声连绵不绝，好像这座老松林正在呻吟叹息。

可是现在这种叹息声越来越深沉，越来越强烈了。我骑

着马走在林间小路上，虽然这里望不见天，但看到树林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就觉得在它上空正悄悄地升起一片浓重的乌云。时候不早了。某几处树干中间还透入斜阳的残辉，但在树林丛密的地方已经暮色苍苍。黄昏时候将有暴风雨降临。

今天得把打猎的念头完全置之度外了，必须趁早在暴风雨之前赶到宿夜的地方。我的马踏在裸露的树根上，蹄声得得。它打着响鼻，竖起耳朵倾听树林里发出来的响亮的回声。马儿自动加快了脚步，向熟悉的森林看守所赶去。

猎狗吠叫起来。在渐渐稀疏的树干中间隐约望见了土墙。一缕青烟在低垂的绿荫下袅袅上升。一间倾斜的、屋顶蓬乱的农舍，荫蔽在一片密密的赭红色树干中间。这农舍仿佛在往地下沉，挺秀而骄傲的松树在高处向它摇头。这片林间旷地的中央有一丛小橡树，一株株紧密地互相交接着。

这里住着通常和我一同游猎的两个伴侣——守林人扎哈尔和马克辛。但看来现在两人都不在家，因为我这只庞大的狼狗吠叫着，却没有人应声而出。只有那个秃头的白胡须老大爷正坐在墙脚边的土台上编草鞋。老大爷的髭须几乎长及腰际，在胸前晃来晃去；他两眼无神，仿佛老是在回想什么，却又想不起来。

“你好，老大爷。家里有人在吗？”

“哎嗨！”老大爷摇摇头说。“扎哈尔和马克辛都不在，连莫特丽雅也到树林里找母牛去了。……那条母牛不知下落，——大概是狗熊……把它咬死了。……就是这么回事，一个都不在家！”

“哦，没关系。我跟你坐一会儿，等等他们。”

“等一等吧，等一等吧，”老大爷点点头。当我把马系到

橡树枝上去的时候，他那双无神的老花眼端详着我。老大爷已经龙钟不堪了：眼睛望不见，两只手直打哆嗦。

“你是谁呀，小伙子？”我坐到土台上去的时候他这样问。

我每次到这里来总是听到他这样问。

“哎嗨，这一下我知道了，知道了，”老头儿说着，又编起草鞋来。“瞧我这老头脑，像筛子一样，什么也留不住。那些早已死去的人，我倒是记得，——咳，清清楚楚地记得！可是新认识的人呢，老是忘记。……我在世界上活得太久了。”

“老大爷，你在这树林里住了很久了吗？”

“哎嗨，很久很久了！法国人来到沙皇地界上的那会儿，我已经在这里了。”

“你这一辈子瞧见得多了啦。或许你能讲点什么给我听听吧。”

老大爷惊奇地望望我。

“小伙子，我能瞧见点什么呀？只瞧见树林。……树林呼啸着，不分昼夜，不分冬夏，一年到头呼啸着。……我就像一条树干子，在树林里活了一辈子，什么也没瞧见。……现在该进坟墓去啦，可是，小伙子，有时我仔细想想，自己也弄不明白：我到底在世界上生活过没有？……哎嗨，就是这么回事！也许压根儿没有生活过。……”

那片浓重的乌云的边缘，从稠密的树顶后面向林间旷地的上空推移过来了。旷地周围的松树枝桠被风吹得直摇晃。于是树林里掠过一阵沉着而强烈的呼啸声。老大爷抬起头来倾听。

“暴风雨要来了，”他听了一会儿说。“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哎哟哟，不得了啊，今天夜里准是狂风暴雨，要把松树刮倒，还要连根拔起呢！……树林里的土地公公要出来游荡了。……”他轻声地补说一句。

“老大爷，你怎么知道？”

“哎嗨，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很会辨别树木说话的声音。……小伙子，树木也在担心。……譬如白杨树，这种可恶的树木，老是在那里噉噉喳喳地唠叨，——根本没有风，可是它要打颤。松树在晴天呜呜地响，只要稍微起一点风，它就哗啦啦地响个不停。这还不去说它。……可是现在你听听。我虽然眼睛看不清楚，耳朵可听得见：橡树开腔啦，连旷地上的橡树也给吹动了。……这就表示暴风雨要来了。”

果然，旷地中央那丛在高大的松林掩护下的矮壮而多枝的橡树，挥舞着坚实的枝桠，发出低沉的、迥异于猛烈的松涛的喧哗声。

“哎嗨！小伙子，你听见了吗？”老大爷带着孩子般调皮的微笑说。“我早已知道：橡树给吹得这个样子，那就表示土地公公半夜里要来了，要来摧折树木了。……可是也不行，他折不断！橡树这东西很坚牢，连土地公公也对付不了它，……就是这么回事！”

“老大爷，哪里来的什么土地公公？你不是亲口说过，是暴风雨摧折的呀！”

老大爷装着调皮的样子连连摇头。

“哎嗨，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听说如今有一些人，什么也不相信。竟有这样的事情！我可是亲眼看见他的，就像这会儿看见你一样，只怕还要清楚些呢，因为如今我的眼睛

老花了，那时候我眼睛还好。哎哟哟，我年轻时候瞧见的可真稀奇呢！……”

“老大爷，你是怎么瞧见他的？说给我听听。”

“喏，那光景和现在完全一样：起初松树呼啸起来。……一会儿呜呜地响，一会儿呼呼地叫：呼——呼……呼——呼！静了下来，后来又响了。过一会儿又响了，而且一次比一次接得更紧，声音也越来越凄凉。哎嗨，那是因为半夜里土地公公要来大肆摧残了。后来橡树开腔了。黄昏时候闹得更厉害，到了夜里，土地公公出来游荡了：他在林子里跑来跑去，笑啦，哭啦，打转啦，跳舞啦，老是在橡树身上打主意，想把它拔起来。……有一年秋天，我朝窗外望望，这可不合他的心意了。他就跑到窗前，咕咚一声把一段枝枝桠桠的松木扔进窗来，差点儿把我的脸打烂，该死的家伙！我可不是傻瓜，连忙躲开。哎嗨，小伙子，瞧他的脾气多大啊！……”

“那么他是个什么长相呢？”

“他的长相么，和沼地里的老柳树一模一样。像极了！……头发好像长在树上的那种干巴巴的槲寄生，胡须也是这个样儿，鼻子呢，就像一段粗大的树枝，脸上全是癍癍疤疤，好像长满了疮包。呸，难看极了！上帝保佑，别让任何一个受洗礼的人长得像他那样。……千万别像他啊！我还有一回在沼地上看见过他，离得很近。……要是你愿意，你到冬天的时候来，就可亲眼看见他。你爬到那儿的山上，——那个山是长满树木的，——你攀到最高一棵树的顶梢。从那儿望出去，有的日子里可以望见他：他变成一根白柱子，在树林上面移动，他的身子直打转，从山上降落到山谷里去。

他跑呀跑的，后来钻进树林子，不见了。哎嗨！……你要是不相信老年人说的话，那以后你自己来看看吧。”

老头儿的话匣子打开了。看来是树林的生动而惊慌的话语和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使得老年人热血沸腾。老大爷面露笑容，点点头，眨巴着晦暗的眼睛。

可是突然仿佛有一个阴影掠过他那布满皱纹的高高的前额。他用胳膊肘推我一下，装着神秘的样子说：

“小伙子，你可知道，我还有话要告诉你呢！……他——那个土地公公，当然罗，是个惹人讨厌的家伙，这是实在的。受洗礼的人看到这样丑恶的嘴脸是倒霉不过的。……可是，也得替他说句公道话：他绝不做坏事。……跟人开玩笑倒是有的，为非作歹可从来没有。”

“老大爷，那你刚才不是亲口说过，他要拿松木来扔你？”

“哎嗨，他是想扔我！那是因为他生气了，怪我不该从窗子里望他，就是这么回事！要是不去管他的闲事，那他绝不会跟这个人捣乱。他就是这个样儿的，这林妖！……你可知道，人在树林里干下的事比他还可怕呢！……哎嗨，这是实话！”

老大爷低下头，好一会儿不作声。后来他抬起头来向我望望，从他的眼睛里，透过那层遮在上面的晦暗的薄膜，像火花一般放射出觉醒了的回忆的光芒。

“小伙子，我来给你讲一个发生在我们树林里的真实的故事。就在这个地方，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现在还记得，真像做了一场梦，树林呼啸得厉害一点，我就全都记起来了。……你要不要我讲给你听，啊？”

“要，要，老大爷！你讲吧。”

“那么我就讲啦，哎嗨！你听着！”

## 二

“你可知道，我的爹娘早就去世了，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家。……他们撇下我一个人在世界上。瞧我的命多苦，哎嗨！于是大伙儿就思忖啦：‘这一下叫我们拿这个小孩子怎么办？’大爷呢，心里也在思忖。……这时候守林人罗芒从树林里走出来对大伙儿说：‘把这孩子交给我带到森林看守所里去，让我来养活他。……这样，我在树林里可以热闹些，他也可以有吃的了。……’他这么一说，大伙儿就回答他：‘你带去吧！’他就把我带了去。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在林子里住下来啦。”

“罗芒在这里把我抚养成人。他这个人啊，真是可怕极了，上帝保佑！……个子又高又大，眼睛黑溜溜的，他的心通过眼睛显露出来，也是黑魆魆的，因为这个人自个儿在树林里住了一辈子。听人家说，他把狗熊当作兄弟，把狼当作侄儿。各种各样的野兽他都熟悉，不害怕，可是他见了人要躲开，看都不看他们一眼。……他就这么一个人，真的，确实是这样！有时候他对我看一眼，就像猫的尾巴在我背上一扫。……可人倒是蛮好的，给我吃的东西，没话说，很不错：常常给我吃荞麦粥，粥里总是放荤油的，有时候他打死一只野鸭，就给我吃野鸭。是真事，就该说真话，到底是他养活了我。”

“就这样，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过活。罗芒到树林里去的

时候，把我关在看守所里，生怕野兽把我吃掉。后来他搞到了一个媳妇儿，名叫奥克桑娜。

“这媳妇儿是老爷给他的。老爷把他叫到村里去，对他说：‘喂，罗芒，你娶个媳妇儿吧！’起初罗芒对老爷说：‘我要媳妇儿来活见鬼！我已经有个小伙子了，再弄个女人到林子里来，叫我拿她怎么办？我不要娶媳妇！’原来他和娘儿们搞不贯！可是，老爷也挺滑头。……小伙子啊，我一想起这位老爷，心里就思忖：现在已经没有那样的人了，那样的老爷再也没有了，——绝迹了。……就拿你来说吧，听说你也是老爷出身。……这话也许是真的，可是你身上毕竟没有那种……地道的……老爷气派了。你只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小伙子，没有什么大不了。

“可那一位是地地道道的老爷，是先前那种老爷。……你听我告诉你，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事：千百个人怕一个人，真不得了！……小伙子啊，你瞧瞧鸱鹰和小鸡吧，这两种东西都是蛋里孵出来的，可是鸱鹰一出世就往上飞，哎嗨！只要它在天空叫一声，别说小鸡啦，就连老公鸡，也急着逃走。……这鸱鹰就好比老爷，母鸡好比普通的农家娘儿们。……

“记得有一回，我还是个小孩子，看见许多庄稼汉，大概有三十个人光景，把粗大的圆木运出树林去。而老爷呢，独个儿骑着马走来，一边捻着胡子。马儿在他身子底下奔腾，他在马上向四周眺望。哎哟哟！庄稼汉远远地望见了老爷，连忙逃开，把运木材的马往路旁的雪地里拉，同时摘下自己的帽子。事后他们费了多少气力才把木材从雪地里运回到路上；而老爷呢，管自扬长而去，——你瞧，他一个人还嫌路窄呢！老爷眉毛一扬，庄稼汉就害怕；老爷笑起来，大

伙儿全都乐了；老爷眉头一皱，大家都提心吊胆。至于跟老爷顶嘴，那恐怕压根儿就没有人敢。

“可是罗芒呢，是在树林里长大的，当然不懂得规矩，老爷也就不怎么生他的气。

“‘我要你娶媳妇儿，’老爷说，‘至于为什么，那我自己心里有数。把奥克桑娜娶去吧。’

“‘我不要，’罗芒回答，‘管她是什么奥克桑娜，我也不需要！让鬼去娶她，我可不要。……就是这么回事！’

“老爷命人拿鞭子来，他们把罗芒按地在上，老爷问他：

“罗芒，你愿意娶吗？”

“‘不，’他说，‘我不娶。’

“‘给我揍，’老爷说，‘对准他的宽裆裤<sup>②</sup>给我揍个痛快。”

“罗芒挨的鞭子可真不少啊。他的身体挺棒，顶得住，可是到头来还是给打得厌烦了。

“‘别打了，’他说，‘够了！干脆让鬼怪来抓了她去，免得我为这婆娘受这么多罪。好，把她带来吧，我娶她就是！’

“老爷院子里住着一个猎狗师，名叫奥帕纳斯·施维兹基。他从田野里回来，恰好碰上人家硬要罗芒娶媳妇儿。他听到了罗芒的倒霉事，噗通一声跪倒在老爷面前。他倒在老爷脚边，吻着他。……

“‘您哪，仁慈的老爷，’他说，‘何苦去折磨他呢，还是让我娶了奥克桑娜吧，我决无二话。……’

“哎嗨，他自己愿意娶她。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罗芒起先可高兴呢，他欢天喜地站起来，系好宽裆裤，说：

“好极了。不过你这个人啊，干吗不早来一步呢？还有老爷，可也真是！老是这样！……事先也不问问清楚，说不定有人情愿娶她呢。他不问青红皂白，拉起来就给人一顿好打！难道这是基督徒干的事吗？呸！……”

“哎嗨，他有时候连老爷也不放过。罗芒就是这样的人！他一生起气来，你就别想跟他搭腔，管你什么老爷不老爷。可是，老爷才滑头呢！你可知道，他肚子里另有打算。他叫人再把罗芒按倒在草地上。

“你这傻瓜，”他说，‘我要让你交好运，可是你偏偏不识抬举。现在你光棍一条，像洞穴里的熊一样，到你那儿去歇歇脚都不开心。……快给我揍这傻瓜，揍到他叫饶为止！……而你，奥帕纳斯，你给我走，见他妈的鬼去吧。人家没请你吃饭，你就别挨上门来，要不然，你可瞧见：我是怎样款待罗芒的？但愿你不要尝到这种滋味。’

“罗芒可真的恼火了，哎嗨！他们把他打得很结实，因为以前的人，你可知道，抽起鞭子来挺厉害，可是他躺在那里，一直没有叫饶。他熬了很久，后来还是泄了气，说：

“神父再也不会料到，为了一个女人你们会把基督教徒毒打一顿，而且打得连个数也没有。好啦！你们这班鬼奴才，让你们的手烂掉吧！是鬼教会了你们的鞭子！我可不是打谷扬上的一捆麦子，任你们劈劈啪啪地打。好吧，既然如此，我娶她就是。’

“这一下老爷可乐了。

“‘这才对啦！’他说，‘回头成亲的时候，你虽然给打得不能坐，你倒可以多跳跳舞。……’

“这位老爷真有趣，实在有趣，你说是吗？可是后来他

落了个不光彩的下场，上帝保佑，凡是受洗礼的人，都不要有那样的下场。真的，我希望谁也不要再有那要的下场。哪怕是犹太崽子，也不该拿这种下场来咒他。我就是这个想法。……

“就这样，他们给罗芒成了亲。他把新娘子带到森林看守所里，起初老是骂她，还用鞭子教训她。

“‘你这个人啊’他说，‘根本不值得人家为了你受这么多的罪。’

“常有这样的事：他从树林里一回来，就要把她赶出屋子去。

“‘你给我走！’他说，‘我的看守所里不要女人！你连影子也别给我留下来！我不喜欢女人睡在我屋子里。气味难闻。’

“哎嗨！

“可是后来也没有什么了，他容忍下来了。奥克桑娜常常把屋子打扫、粉刷，收拾得干干净净，把碗盏用具摆得整整齐齐；所有的东西都亮光光的，叫人看了真心欢喜。罗芒觉得这个女人挺不错，慢慢地也就和她相处惯了。不但相处惯了，小伙子啊，他还爱上了她，真的，我不说谎！罗芒这人竟会有这样的事。他对那女人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后来说：

“真要谢谢老爷，教会了我享福。我这个人么，可也真太傻了：挨了多少鞭子，现在才知道，这件事一点也不坏。而且还好得很。真想不到！’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究竟过了多少时候，我实在不知道。有一天，奥克桑娜躺倒在木炕上，哼哼地嚷起来。傍

晚时候，她害病了。第二天早晨我醒过来，听见有一个细嗓门在咿咿呀呀的叫。‘哎嗨！’我心里想，‘准是生下一个小娃娃了。’果然是这么一回事。

“这娃娃的寿命不长，只不过从早晨活到晚上。到了晚上，连吱吱呀呀的声音也没有了。……奥克桑娜哭起来，罗芒就说：

“‘孩子死了。既然已经死了，也就不必去请教士来行洗礼了。让我们把他葬在松树底下吧。’

“罗芒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但说出来，而且真的做了：他挖了一个小墓穴，把他埋葬了。瞧那儿有一个老树墩，给雷轰了的，……那就是罗芒葬孩子地方的那棵松树。你可知道，小伙子，让我告诉你吧：从那时候直到现在，只要太阳一下山，树林上空星光一出现，就有一只小鸟飞来，叫个不停。咳，这鸟儿叫得多凄惨啊，叫人听了心里怪难受的！这就是那个没受洗礼的灵魂，它在替自己请求十字架。听人家说，要是有个博学的人，在书本上下过功夫的，可以给它一个十字架，它就不会再飞来了。……可是我们住在树林里，什么也不懂。眼看它飞来飞去请求着，我们只能说：‘啊呀，啊呀，可怜的灵魂，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它哭起来，飞走了，后来又飞回来。咳，小伙子，这苦命的灵魂真可怜啊！

“后来奥克桑娜身体复原了，老是到坟上去。她坐在坟头上大声地哭，常常哭得整个树林都听见。她是多么可惜自己的孩子啊，罗芒却不可惜孩子，他可惜的是奥克桑娜。有时候罗芒从树林里回来，站在奥克桑娜旁边，对她说：

“‘别作声了，你这蠢女人！有什么好哭的！一个孩子死